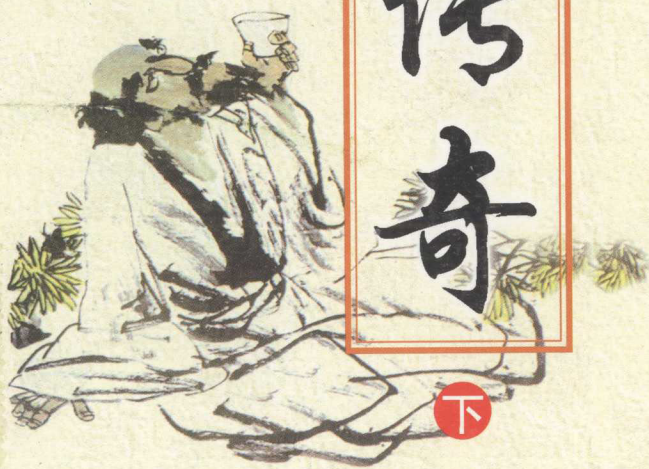


竹林七贤

◎ 黎莹 著

刻伶传奇



大衆文艺出版社

竹林七贤

◎ 黎莹 著

刻伶传奇



下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第九回 听善劝遍访酒鬼 下苦功编著酒经

天昏地暗豺狼多，遍访酒鬼为立说。

祸从天降难防范，好人总是受折磨。

话说刘伶，自从出山当了这名建威参军，就开始了屠刀下度日的生活。一是力谏封诸王，惹恼了晋武帝司马炎和司马氏诸王，不是山涛出面保奏，非掉脑袋不可；二是反对立司马衷为太子，惹恼了杨皇后，被丢进了洛阳大牢，不是阮籍从中斡旋，也要做个屈死的冤魂；三是在伐吴之事上，他又独发高论，被定为欺君之罪，连累白发老娘、结发妻子、幼小儿子和亲人孟升、董婉秋，也被绑赴了法场，不是张华出面力保，一家人就都要做了刀下之鬼；四是司马炎荒淫无度，刘伶又要管这闲事，母亲急、气、恼、怒之下，一命归西。

这一连串的打击，使刘伶再也支撑不住了。尤其是刘伶事母至孝，见母亲因为自己着急、气恼而死，他又是悲伤，又是懊恼，又是痛恨，又是气愤，心中百感交集，无处发泄，跪在母亲灵前只是发呆。孔淑娘心中正在生刘伶的气，见他跪在母亲灵柩之前，不痛哭不落泪，也不说话，忍不住对刘伶说了几句难听的话：“我们把母亲他老人家也给气死了，这都是我们做官的好处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……”刘伶一听这些话，突然由发呆变成了发狂，后来竟然抓起屋里东西，大砸大摔起来。酒壶、酒缸、酒坛、酒杯、饭碗、菜盘、茶具，抓起什么砸什么，抓起什么摔什么，好似疯了一样。孔淑娘和刘伶结婚多少年来，两个人可从来连脸都没红过。刘伶脾气虽说十分执拗，但却一向通情达理，从不越轨之事，从不说伤人之话。今天见刘伶完全变了态，一时间给惊呆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孟升不上前解劝还好，他上前一解劝，刘伶砸得更欢了。一时间从客厅到书房，从卧室到厨房，从前院到后院，屋里屋外，都像被乱兵打劫过一般。孔淑娘、孟升一看刘伶这个样子，

一时间都更不知应当如何是好了。儿子刘居更是手足无措，跺脚搓手干着急。

倒还是董婉秋有些主意，她理解刘伶此时此刻的心情。她想：“刘伶一心为国为民，三番五次秉忠直言，都不仅不被朝廷采纳，反而被横加迫害，几次险些丢掉性命不算，如今老母又因自己的行为与世长辞，他这才郁火攻心，找地方发泄。如果他这腔无名火得不到发泄，就非出事不可——不是疯了，也得大病一场。”董婉秋把自己的想法，悄悄对孔淑娘和孟升说了说，二人都觉得有理。于是，董婉秋对刘伶说道：“依我看，先生砸得好，摔得好，把那些貌似正人君子，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人，一个个全都砸死；把那些满口仁义道德，不顾百姓死活的人，一个个都摔死，为天下人出口怨气，为老太太出口怨气，也为我们全家人出口怨气。”

董婉秋的话还真灵验，刘伶虽然还在砸着、摔着，但已经不那么疯狂了。董婉秋已经看出自己猜想得不错，随即到刘伶收藏酒具的屋中，取出他最珍视的几件酒具，递给刘伶说：“先生，把这些也全都砸了、摔了，让这一切的一切，都跟这个昏天黑地的世道，见鬼去吧！”刘居望望父亲，又望望舅母，不由说道：“二位老人家是不是都疯了？”

却说刘伶，接过自己珍藏的酒具，端详了一下，停住了手。突然，他抱紧酒具，像小孩子一样，跪倒在母亲灵柩前面，放开嗓子呜呜大哭了起来。他越哭越伤心，只哭得声嘶力竭，仍不肯罢休。他又将儿子刘居抱在怀中，又蹦又跳，又喊又叫，接着又是嚎陶大哭，好像受了极大委屈的孩子，一下子找到了同情自己的大人。这下子倒把刘居吓了一大跳。董婉秋说：“孩子，不用怕，叫你父亲哭个够，他哭够了也就好了。”董婉秋说得不错。刘伶哭了个够，哭了个透，也真地静了下来。孔淑娘见这光景，才长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谢天谢地。”刘伶悲声一止，就对儿子说：“安业，快去拿酒来，咱们全家人在你祖母灵前，喝他个昏天黑地，喝他个地覆天翻！”刘居眼睛看看妈妈，嘴上说：“父亲，祖母刚刚去世，这合适吗？”孔淑娘没等刘伶张口，就先发了话：“安业，听父亲的话，快去拿酒来，我们一家人陪你父亲喝个够，喝他个昏天黑地，喝他个地覆天翻。你祖母在

天之灵，是不会怪我们的。她老人家一定会明白我们的心……”

话说西晋时期，秉承了汉代儒家传下来的许多礼法，尤其是在“忠”“孝”两个字上，可以说是做尽了文章。司马氏夺了曹魏天下，更强调一个“孝”字。司马昭杀吕安的理由之一，就是吕安在母亲死后没有极尽哀事。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，父母死后，子女必须守灵、守孝，子女还必须向亲友报丧，在守灵期间，子女是不能饮酒欢笑的。所以，刘伶叫刘居去拿酒，刘居说出“祖母刚刚去世，这合适吗？”的话来。孔淑娘当然了解丈夫是个不拘什么俗礼的人，所以忙叫刘居去拿酒。孟升、董婉秋也是很了解刘伶为人的，所以就一齐动手，摆出酒来，一家人在曹老太太灵前，就痛饮了起来。

刘伶边喝边对刘居说：“安业，你要记下：你，你还要告诉你的子子孙孙，长大以后，五行八作，干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要去做官。官场是人间最肮脏的地方。你，最好是和你祖父一样，一生一世酿酒，千万别跟我学，要去做个什么狗屁建威参军，自讨苦吃，还害死了你的祖母。还有，这官场之上，是没有好人的……”

刘居已经长大成人，有了自己的见解，不由说道：“父亲恕孩儿直言，不能说官场上没有好人。比如，父亲就是好人。孩儿知道，祖母不是父亲害死的，她老人家是被坏人逼死的。再比如，那张华张茂先，就是个好人，他和咱家无杯水之交，可却极力保本，保住了咱一家人的性命。”刘伶一听，忙说：“对，儿子说的对，你父亲也不能算是坏人，那张华张茂先，可的确确是个大好人，是我家的大恩人。”刘居说：“那我怎么从来也没听父亲说过，如何报答人家呢？”刘伶说：“你父亲的信条是：大恩不言报。也就是说，别人有大恩于我，我们不能挂在嘴上，但人家用得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得：是刀山，上刀山，是火海，下火海，皱一皱眉头，就不是刘家子孙。”

孔淑娘、孟升、董婉秋等三人，见刘伶和刘居父子二人谈得很带劲儿，刘伶也不那么激动了，心里也都踏实下来，陪着他们父子二人喝着酒，议论些为人道理，也就算守灵尽孝了。按照刘伶的意思，他家是一不穿孝，二不报丧，三不请客，四不请僧道念经。刘伶在洛阳城外龙门山下，买了一片地，一家人一齐动手挖了个坟坑，

买了口棺材就把曹氏老太太安葬了。这件事在当时，也引起了很大的非议。

因为按照当时习俗，父母去世，得三年服丧，三年素食，三年寡欢，三年守墓。因此，当时一些所谓的正人君子，都责骂刘伶不孝。孔淑娘等还真有点儿受不了。刘伶却说：“嘴长在人家身上，就得以人家说。耳朵长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不听也就是了。我们不是也常说别人的短长吗？天下之事本无是非，求个自家心安理得也就是了。”

自从曹老太太去世之后，刘伶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他把那个建威参军的头衔丢在了九霄云外，一心一意编著开了他的《竹林酒经》。他最得力的助手，就是刘居。原来刘居这时已长大成人，生得身材修长，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举止文雅，已是一个风度潇洒的美少年。照孟升和董婉秋的说法：“像我们这外甥模样的人，全洛阳城也找不出第二个来。”刘伶夫妇只此一子，当然视若掌上明珠。更使刘伶欣慰的，是刘居也是个天生的酒仙，一是极喜欢酿酒，二是极喜欢酒具，三是极喜欢喝酒，而且从来没喝醉过。照刘伶的说法：“我家后继有人，我的《竹林酒经》有人传下去了。”换句话说，就是刘伶已经把刘居看成是他生命和事业的延续。

常言说得好：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。却说那晋武帝司马炎，自从伐吴得胜，统一中国之后，的确是日日宣淫，天天狂乐。不过，他可没有忘记如何巩固自己的江山。他此时此刻感到对他皇帝宝座威胁最大的，不是真正威胁他的宗族中的“八王”，而是外姓中那些有头脑、有见地的人，其中之一就是刘伶。一次，他在和张华下棋中，很认真地问道：“张爱卿，我们在决定伐吴之时，第一个坚决反对并且胡言乱语的人，就是刘伶，朕要杀他，不知你为什么保他？”张华这时正在得到武帝的宠爱，深知武帝想的是什么。忙说：“刘伶乃一介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只会空谈。杀了他，会损害陛下爱贤之名；不杀他，也危害不了江山社稷。所以，我当时力保他。”武帝摇头一笑说：“张爱卿的话可说错了。刘伶可非同于一般人，朕要封王，他反对；朕要立太子，他反对；朕要伐吴，他反对，而且凡事他都有自己的见地。这种摇唇鼓舌之辈，是最容易笼络人心的。如不

下苦功编著酒经



刘伶……把那个建威参军的头衔丢在了九霄云外，一心一意编著开了他的《竹林酒经》。

早除，后患无穷。我已派人时刻监视，稍有不轨言行，立刻捕杀。”张华听罢，吓了一身冷汗，心想：“我说话可也真得万分小心……”

却说张华，既仰慕刘伶的才华，又敬重刘伶的为人，所以才在司马炎要杀刘伶时，极力保下了他。今见司马炎仍念念不忘要杀刘伶，心中想道：“可叹刘伶，一片天真无邪，我若不救他，恐怕他将不久于人世了。”张华是个心细如发之人，为了避免引起朝廷注意，也避免刘伶有其他想法，一日，就身着便装，孤身一人来到了桃花巷，进了刘伶家，屁股没坐稳，就要酒喝。他说道：“多少年来，就知道伯伦兄家的‘九酝春’盖世无双，只是我这俗人忙于俗事，一直没顾得上登门求几杯。今天得闲，特来讨几口喝，务请先生赏给了。”刘伶和张华同朝为官，虽无什来往，但也知道他不仅才华出众，而且也是一位酒仙，本来心中早已十分仰慕；加上他救自己一家人性命的大恩，刘伶是时刻不忘的。

但刘伶毕竟是刘伶，年过花甲了，还有些小孩子脾气，一想起张华力主伐吴之事，心中就不痛快。所以一见张华登门，劈头说道：“茂先公可知伐吴之战死伤多少无辜？增加多少孤儿寡妇？耗费多少民脂民膏？若有东吴存在，我谅那司马炎小儿还不敢如此放肆荒淫，如此鱼肉百姓……”孔淑娘深感张华搭救全家性命的大恩，现在见丈夫怪脾气上来了，出言甚是不逊，又不好阻止，只好上前热心款待。

却说张华，对刘伶的冷言冷语并不以为意，仍很坦然。饮酒之间，问孔淑娘道：“夫人可知令尊孔融老先生是怎样被害的吗？”孔淑娘见张华话中有话，说道：“当时妾尚年幼，虽知一二，但却不知其详。请先生赐教。”张华说道：“据张某所知，孔老先生乃当时名盖华宇的贤人，曹操开始是想拉拢令尊归顺于他。令尊深深鄙视曹操的为人，不被他利用。于是，曹操就有了害死令尊的心思。但令尊名气太大，曹操每欲害之，又恐天下人骂他嫉贤妒能，故而不敢下手。但令尊却过分托大，不知防范，以致授人以柄。”

刘伶见张华讲起曹操害死孔融的事，不由也认真听了起来。听到这里，不禁问道：“孔老先生如何授人以柄？”张华仍对孔淑娘说：“那时，曹操下禁酒令，令尊却高唱酒歌。在这之前，还有一位

名冠寰宇的贤人叫蔡邕，令尊对他十分敬重，其人不仅才华横溢，品德高尚，有‘老成人’之称，而且极喜饮酒，有‘醉龙’之称。令尊每欲与其畅饮，又不得其便。令尊有一次饮酒中兴致上来，竟拉一酷似蔡邕之人，与他共饮，并说：虽无‘老成人’，此典型亦可权当‘醉龙’也。令尊如果是说到此处为止，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妨碍。但孔老先生秉性刚直，不满曹操的行为，又借题发挥道：‘夏桀、殷纣皆以色亡国，阿瞞何不禁婚姻？’岂料曹操早已派御史大夫郗虑监听，那郗虑是个无耻小人，又添枝加叶，立即报告了曹操。曹操就以此为藉口，又给孔融孔老前辈强加了许多罪名，终于将一代名流害死了。”

刘伶对这些往事，是早已听父亲说过的，但今日听来，仍是须发怒张，忍不住恨恨说道：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？曹操和郗虑实在都是卑鄙无耻的小人。”刘伶任性，但并不蠢，他已听出张华的话外之音，又问道：“茂先兄有话请直说，莫非司马炎这小儿要暗地加害于我？”张华没有正面回答刘伶的问话，而是说道：“既然无力回天，何不离开这是非之地？倘为了著《竹林酒经》，一时不好离开，何不将这桃花巷改为‘醉仙巷’？我曾听人传言，说伯伦当年在沛国时，就曾佯醉以打发曹操，今日故技重演，也将是一段佳话。不过，今非昔比，洛阳城可不比酒仙庄。对了，我还认识两个真正的醉鬼，一个叫毕卓，一个叫庾信。伯伦何不结交一下？这样，才真像个醉仙模样。”张华扭头对孔淑娘说：“夫人乃大家闺秀，定知这祸从口出的道理。伯伦兄一片天真，宜时时提醒才是。否则，难免踏令尊大人之复辙也。”

张华说罢，又对刘伶叮嘱再三，才告辞而去。刘伶见张华如此推心置腹，也不多说，只是深深一躬，目送张华远去。

张华走后，刘居头一个说道：“我看这老先生肯定是听到什么风声，一番好心前来相告。他的话虽没说透，但意思已很明白，要父亲装醉，要我们闭口不言天下事，开言只道酒中趣？”刘伶回味了一下张华的话，对儿子说道：“安业果然大了，说得好。好一个‘闭口不言天下事，开言只道酒中趣’。张茂先的苦心，我已经知道了。”孔淑娘忙说：“先生方才对张华先生多有怠慢，应当登门谢罪

才是。”刘伶道：“我早就说过，大恩不言谢。君子之交贵在相知。茂先如果不了解我，就不会亲自到咱家来说这一番话。来日方长，他日我一定与茂先畅叙痛饮。”刘伶乃是一言九鼎之人，为实现今日的诺言，后来，他不远千里到幽州专访张华，支持张华平定北疆，痛饮于武遂，传为千古佳话。

话说孔淑娘、孟升、董婉秋和刘居，见刘伶已经想通，心中自然十分高兴。刘居当即提笔写下“醉仙巷”三个大字，和舅舅孟升一起动手贴在了桃花巷巷口。并将酒店的名称也叫做了“醉仙居”。从此以后，刘伶果然闭口不谈天下之事，将酒店之事完全交给孟升和刘居经管，一心只写他的《竹林酒经》去了。

刘伶是个脚踏实地之人，深知写出一部传世之作，闭门造车是万万不行的，必须广收博览，消而化之，方能言之有物。刘伶也是个极聪明的人，为避免被人抓住把柄，凡是被朝廷怀疑的人物，他一概不来往；凡有人对他说起天下事，他都佯醉不理。这样一来，刘伶来往的人，都是酒中知己，大家成天在醉乡生活，倒也快活逍遥。不过，这些酒中知己，也大都对当时黑暗世道不满，难免发几句牢骚。刘伶已习以为常，都以佯醉应付。结果，刘伶几乎天天处在“醉”中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醉仙巷”和“醉仙居”中的“醉仙”。我们从刘伶当时来往的几个主要人物上，即可见一斑。

刘伶当时来往最多的人，就是张华推荐的那个毕卓。毕卓字茂世。据史料记载，这是个唯利是图的人，但他却对酒具有深厚研究。晋初任吏部郎，对酒的嗜好，绝不亚于刘伶。他曾这样说道：“我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在一只大船上装上几百斛酒，一年四季在船上放上各种好吃的东西。一年到头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任船飘浮，了此一生。”毕卓身为朝廷大臣，竟去偷人家酒喝，被人抓获，给绑了一宿，第二天，还厚着脸皮向人家求酒喝。对此事，《晋书·毕卓传》中是这样写的：“卓少年放达，为胡母辅之（胡母辅之乃当时名人）所知，泰兴末，为吏部郎，常饮酒废职。比舍郎酿熟，卓因醉夜至其瓮间，盗饮之，为掌酒者所缚。明旦视之，乃毕吏部也，遂释其缚。卓遂引主人，宴于瓮侧，致醉而去。”刘伶找此人共饮，一是想学到他品酒的学问，二是听说他家收藏有三件酒具，乃当年荆

州刺史刘表家中之物，都是珍品。一曰“伯雅”，容酒七升；二曰“仲雅”，容酒六升；三曰“季雅”，容酒五升。

刘伶得知这个消息，曾多次拜访毕卓，要求看看这三件酒具。毕卓小气得很，生怕刘伶夺他心爱之物，头几次不管刘伶怎么请求，他都不肯拿出来叫刘伶看。后来，刘伶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干脆说：“只求一观，绝不夺爱。”毕卓听了这话方才拿了出来。刘伶一看，立刻惊呆了：这正是他多年渴望见到的宝物。刘伶幼年就曾听父亲说过，这是三件极古老的酒具。长大以后又从古籍中见到对此物的记载。大意是说，这三种酒具乃是夏禹时期，能工巧匠以青铜铸就。当年殷纣王就曾以其中最大的爵（伯雅）饮酒，以示其酒量过人。他还曾以此爵遍赐大臣使用，凡连饮此三爵者，有赏；凡醉不能饮者，罚之。周武王伐纣时，得到这三件宝物，视为不祥之物，就深锁在了库中，不许人用。

话说刘伶，今见此物，如何不欣喜若狂。他细细把玩，不肯释手。并问毕卓：“这三件宝物怎样到的先生手中？”毕卓也深知这三件宝物的来历，说道：“据茂世所知。周武王灭纣以后，认为此物不祥，深锁府库之中，不准动用。历经五世，也就是百余年后，人们都已经忘了它们。西周第五代天子周穆王姬满，以为自己战功显赫，就违背祖训，取出这三个酒爵，赐群臣饮酒，并夸耀于外邦。我朝从战国时的魏王墓中，得先秦古籍《汲冢书》，书中就记有穆天子驾八骏西游昆仑之巅，会西王母的故事。周穆王为夸耀中国的文明，就曾带去许多宝物。就茂世研究，周天子所带宝物中，就有这三个酒爵，并曾与西王母斗宝。”

刘伶不由暗暗佩服毕卓的见识。刘伶是个极认真的人，不禁又问道：“这三件宝物传五代之后方再出现，伯伦实在是第一次听说。但茂世说这三件宝物周穆王曾带到瑶池，还同西王母斗宝，不知有什么依据？”毕卓说道：“这是我的猜测。据史籍记载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遍寻这三件宝物，但均不见踪影。后来，是由西域胡人献给汉代朝廷的。所以，我推断这三件宝物是周穆王带到西域的。”刘伶一听，觉得很有理，不由又问道：“听说这三件宝物，到后来为汉室珍宝，藏于内府。后来，由灵帝赐给了荆州刺史刘表，

不知何以又到了先生手中？”毕卓得意地说：“那刘表刘景升乃帝室之胄，自是识得此物价值连城，珍为收藏，轻易不肯示人。他临终时，做为传家之宝，传给了次子刘琮。不想刘琮不成器，投降曹操时，将这三件宝物献给了曹操。不料曹操不识此物，随便一放。我当时正在军中效力，怎能错过良机，就悄悄袖于手中了。”

刘伶想起毕卓偷酒之事，本来想说：“君不光偷酒，还偷酒器。”但一想到“祸从口出”这句话，就没这么说，而是问道：“不知先生是否肯卖给刘伶，要价几何？”毕卓闻言，当即说道：“别人若要买，给一座金山，我也不卖。听说伯伦兄正撰写《竹林酒经》，收天下酒器，以传后人，某自当奉送。”刘伶以为自己耳朵有了毛病，忙说：“毕卓兄怎样说？”毕卓大声说道：“伯伦兄若想要，毕卓当奉送，分文不取。不过，坦白地说：我也有一个条件。”刘伶欣喜若狂，急忙道：“说，有什么条件只管说，一百个，一千个条件，我都答应。请讲。”毕卓狡黠地一笑说：“在刘伯伦的大作《竹林酒经》问世时，将毕卓的名字也刻上去，为作者之一，怎么样？”刘伶对于功名利禄本很淡漠，这时已更不在意，说道：“一言为定。”刘伶素知毕卓在酒具上甚有研究，又说道：“刘伶也补充个小小条件：我在酒具上不懂之处，再来请先生赐教时，可不得藏头露尾。”毕卓乃沽名钓誉之徒，见刘伶毫不迟疑地答应他为《竹林酒经》作者之一，也是十分高兴，连忙回答说：“好，也是一言为定。”从此刘伶和毕卓就成了酒中的挚友。

刘伶当时来往较多的另一人，也是张华推荐的。此人姓庾名纯字谋甫。他和毕卓不一样，不仅为人博学多才，而且生性耿直，敢说敢言，刘伶对他十分敬重。庾纯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，就是极喜饮葡萄酒。因此，他在家中自植葡萄，自酿葡萄酒，为当时洛阳城中的一绝。所以，刘伶对他家的葡萄酒早已垂涎。庾纯素为司马昭父子所器重，因此官运也不错，曾任黄门侍郎，封关内侯，并历任中书令河南尹。庾纯任中书令河南尹期间，颇有政绩，百姓十分称道。庾纯对当时当政的贾充，也就是太子司马衷的老丈人十分看不起，视之为奸佞之徒，时常讥讽挖苦。《晋书》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桩事：“贾充尝宴朝士，而庾纯后至。充谓曰：‘君行常居人前，今何以在后？’纯曰：‘且有小事并事不了，是以来后。’世言纯之



刘伶不由暗暗佩服毕卓的见识。刘伶是个极认真的人，不禁又问：“这三件宝物……”

先尝有伍伯者；充之先有市魁者。充、纯以此相讽焉。充自以位隆望重，意殊不平。及纯行酒，充不时饮。纯曰：‘长者为寿，何敢尔乎？’充曰：‘父老不归供养，将何言也？’纯因发怒曰：‘贾充，天下凶凶，由尔一人！’充曰：‘充辅佐二世，荡平巴蜀，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？’纯曰：‘高贵乡公何在？’众坐因罢。”

庾纯说的“高贵乡公”，就是曹魏天下最末一个君主曹髦。曹髦就是被贾充指挥成济杀死，而又不认账，成济当了替罪羊，并被诛杀三族。庾纯这次大闹宴席，又狠揭贾充之短，自然是被罢了官。那庾纯讨厌了官场生涯，就在离洛阳很远的一个小山村里安家落户，研究他的葡萄酒去了。刘伶由此甚是佩服他的为人，虽然路途很远，也时常去看看他，来往甚密。刘伶和庾纯结交，更为要紧的，是庾纯对葡萄酒颇有研究，而刘伶自己却所知甚少，想跟庾纯多学点知识，以充实《竹林酒经》。

话说刘伶，一日专程来到庾纯家中，想求教葡萄酒酿造中的许多事宜。时值深秋，见庾纯家宅院之内，房前屋后，都种满了葡萄。这时已是果实累累，好看之极。庾纯也很敬重刘伶的为人，并且十分同情刘伶的遭遇，更赞同刘伶著书立说的志向。就取出自酿的最佳葡萄酒，请刘伶品尝。刘伶很诚恳地说：“我对其他酒均略有所知，唯独对葡萄酒所知甚少，请谋甫兄教我。”庾纯也不客气，说道：“伯伦兄只管讲，凡我所知，定当奉告。除了葡萄酒，我就知之甚少了，还想同伯伦兄共同探讨。”

刘伶问道：“现今世人皆说，中原古无葡萄，不知此言确否？”庾纯回答说：“并非如此，《周礼》有云：‘场人掌国之场圃，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，以时敛收藏之。’汉时学者郑玄先生考证说：‘珍异，即蒲桃、枇杷之属也。’葡萄、蒲桃，乃指两种东西也。《诗经》中唱出的‘蓏蓏’，亦指葡萄。由此可见，中原不仅古已有葡萄，而且已经种在园中了。”

刘伶又问道：“先贤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言道：‘宛左右以蒲陶为酒，富人藏酒至万余石，久者数十岁不败。’又云：‘汉使取其实，天子始种。’……这话不知确切否？”庾纯道：“这话应当说基本上是确切的，但不完全。根据史料，建元三年张骞出使西域，得葡萄籽实，

并得到酿酒方法，当是事实。若说汉代‘天子始种’，就不一定对了。因为事实上中原古人早在夏商之际，就已经学会用果品酿酒了。当时人能以其他果品酿酒，为什么不能以葡萄酿酒呢？庾某虽尚无证据，但以此推论，当也不无道理。”

刘伶见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，十分高兴，又问道：“刘伶很赞成先生的意见。不知先生园中所种植的是何种葡萄？”庾纯也十分高兴，伸手摘下一大串，请刘伶品尝，并说道：“这是西域的品种，伯伦兄尝尝味道如何？”刘伶连吃数颗，不由赞叹不已，得意忘形，高吟曹丕关于葡萄酒的一道《诏令》说：“中国珍果甚多，且复为葡萄说。当其末夏涉秋，尚有余暑，醉而宿醒，掩露而食，甘而不饴，酸而不酢，冷而不寒，味长多汁，除烦解渴。又酿以酒，甘于鞠蘖，善醉而易醒。道之固已流涎垂唾，况食之耶？他方之果，宁有匹之者乎！”吟罢，又连连吞食了数颗。

庾纯见刘伶如此天真，更为高兴，就把自己掌握的酿造葡萄酒的法子，倾囊授给了刘伶。刘伶激动之情难以言表，提出要拜庾纯为师。这可把个庾纯吓了一跳，忙说：“当今酒仙甚多，我最尊敬的唯有你刘伶刘伯伦。庾纯只懂得点葡萄酒，怎敢妄自尊大？伯伦在《竹林酒经》中提上一笔，说庾某也知道点葡萄酒法，我就满足了。”临别，庾纯又赠给了刘伶一筐葡萄，一坛葡萄酒。刘伶也不客气，统统收下，并说：“改日当令小儿刘居将我家上好的‘九酝春’酒送来，请谋甫兄一品。”庾纯说：“何必叫令郎跑腿，得便我会登门去喝的。”

话说刘伶，提上葡萄筐，抱上葡萄酒坛，出了庾纯家，雇上一头毛驴，像小孩子一样，骑在驴背上，哼着小调回到洛阳城内，一蹦三跳地跑进醉仙巷，还没走到门口，就大呼小叫开来：“淑娘、孟升、婉秋，还有居儿，都快来呀！我从宝山归来了！”一家人迎出门外，见刘伶如此高兴，自是欣慰之极。特别是孔淑娘，居然也破天荒地跟丈夫开了个玩笑：“伯伦可以做凉州刺史啦！”刘伶则高呼道：“给我一个玉皇大帝我也不换呀！”董婉秋不知孔淑娘和刘伶说的是什么，忙问外甥：“安业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，你父亲又要去做官，这可万万不行……”

刘居见舅母担心的样子，不由笑了。说道：“请舅母放心，他们

不是说要去当官，而说的是葡萄酒。他们的话中包含有这样一个故事：汉朝末年灵帝时，有一个宦官叫张让，是个大大的奸臣，谁给他行贿，他就叫昏庸的灵帝给他封官。当时扶风有个叫孟佗的人，送给了张让一解葡萄酒，张让就叫灵帝封了孟佗一个凉州刺史。从此，就有人称葡萄酒为‘凉州刺史’了。玉皇大帝是天上、人间最大的官……”董婉秋忙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你父亲是说：叫他做天上、人间最大的官，他也不去做。葡萄酒比天上、人间最大的官还好！”董婉秋和孟升见刘伶这么高兴，也兴奋极了，忙接过酒坛，摆在桌上，拿出几个酒杯，一一斟上，一家人团团坐下，品尝着葡萄，细斟慢饮起葡萄酒来。

自从刘伶丢下建威参军这个官衔以来，这个小小家庭中还是头一回出现这样欢乐的气氛。饮酒之间，刘伶忽然想起对庾纯说的话，忙对刘居说：“安业，过几天你要专门去一趟庾纯庾老先生府上，将咱家上好的‘九酝春’多送几坛去，这是我答应的事情。还有，你要请庾伯父将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再讲一遍，仔仔细细地记下来，好写入《竹林酒经》。你实话直说，告诉庾伯父，是我去他家时太兴奋，一时慌张，他讲的法子我没记全。”刘居一听父亲叫他去学酿葡萄酒法，高兴得跳了起来，忙说：“好，我明天就去。”刘伶又说道：“你去了，最好是住上几天，亲眼看看那酿造葡萄酒的方法，回来就好写书了。”刘居又忙说：“孩儿记下了，最好多住几天，把法儿学透，咱家也可以试着酿造，再写入《竹林酒经》，不就更好了吗？”刘伶忙说：“对，对，安业说得有理。”孔淑娘、孟升、董婉秋见他父子二人这么高兴，也兴奋之极，一家人一直喝了一个通宵，都醉得不能再喝才沉沉睡去。刘伶和刘居父子二人乃是酒中魁首，天亮之后，即刻醒来，一个去书房著他的《竹林酒经》，一个挑上两坛上好的“九酝春”酒，出得洛阳城，奔庾纯家去了。

刘伶一家大小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刘居去庾纯家送酒学艺，竟然招来一场天大的祸事。

话说刘居，到庾纯家学艺、送酒，总共去了五天。第五天头儿的傍晚回到家中，一进门口就要找他父亲和舅舅。恰好刘伶和孟升都不在家。孔淑娘见儿子慌慌张张，神情恍惚，有些不大对劲，

忙问：“安业，怎么脸色那么难看，哪儿不舒服？”刘居的脸腾地一下子全红了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没什么，许是累了，歇歇会好的。”说罢，回到自己的房内，拉被子把头一蒙就躺下了。孔淑娘不放心，忙找到董婉秋说：“你再去问问，看看安业到底是怎么了。我去给他弄点吃的。”董婉秋也十分疼爱这个外甥，忙过来看望。不料进屋一看，不见人了。正要出去找，忽见刘居慌慌张张从后院走来，满手是泥土，神情还有些恍恍惚忽的。这时，孔淑娘给儿子煮了几个鸡蛋，做了一碗面食，也端了过来。

几乎在同时，门外传来一阵喧闹声，在一个胖胖的老者带领下，一群如狼似虎的公差来到醉仙巷，冲进刘伶家中。那胖胖的老者用手一指刘居，那些公人不由分说，就将刘居绳捆索绑起来。孔淑娘和董婉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大吃一惊，急忙上前问为什么抓人。那些公差吼叫着把她们推开，就前院后院，各个房间里到处搜查起来。他们折腾了一阵子，大概也没搜出什么东西来，才带上刘居走了。刘居从始至终，连一句话也没说。

公差刚把刘居抓走，刘伶和孟升也外出回来了。孔淑娘和董婉秋急急忙忙将刚才发生的事和前前后后的情况，向刘伶和孟升说了一遍。刘伶想了想说：“安业虽说年纪不大，可一向办事小心谨慎，也从来没跟人争斗过，更不会偷谁家什么东西，怎会被官府捉拿？可能是有什么误会，才被官府抓去的吧？……”孔淑娘说：“咱们的孩子咱们当然知道，他不会干什么坏事。可我看得出来，安业好似有什么难以出口的话，他一进门就神色慌张。公差来了，从头到尾，他连一句话也没说，好似……”董婉秋说：“对，我还见安业从后院走过来的工夫，也是慌慌张张的，还满手是泥土。莫非在后院埋了什么……”

董婉秋说到这里，忙点上蜡烛，朝后院走去。刘伶、孔淑娘、孟升也跟了过去。董婉秋用蜡烛一照，只见竹林深处，有一堆新土。她急忙挖开新土，只见有一黄绸缎包袱；急忙打开包袱一看，见是一个精美绝伦的、纯金的小匣；急忙打开金匣一看，见是一支黄澄澄的、举世无双的风头金钗。董婉秋从未见过如此贵重之物，慌忙拿给刘伶和孔淑娘看。二人一见此物，不由吃了一惊。孔淑娘说：“这东西来得